英國女王禦宴 擺盤精確到毫米

一般來說，最高規格宴會，非國宴莫屬。

如果要安排一場飯局，比國宴還要高檔，恐怕只有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的英國皇室宴會了。

這種皇室飯局，吃的不是美食，吃的就是那份折騰。

英國女王禦宴，吃的很折騰！千件銀餐具手工上光，擺盤精確到毫米一場英國皇室宴會，從籌備階段開始，就顯示出無比細緻而且嚴格。

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將白金漢宮正式作爲英王宮寢。從那時起，就流傳著一句話，“預演、預演、再預演”，王室禮儀需要反復計劃和排練，宴會上的每個環節，同樣不厭其煩、精雕細琢。

萬事不要怕折騰，因爲還有第一萬零一次折騰，使宴會上的每一秒鐘務必完美，僅準備餐具一項，就需要250個侍從來完成。

英國女王禦宴，吃的很折騰！千件銀餐具手工上光，擺盤精確到毫米

具體來說，皇室宴會餐具是專用銀餐具，共有4000件，其中最古老的銀湯匙，可以追溯到二百多年前的喬治四世時期，這些銀餐具平時保存在恒溫存儲櫃中，有專人負責看管和日常維護。

在宴會開始之前，銀餐具必須逐一手工清洗，並且擦幹、打磨，再按照用途組合起來，僅這項工作需要花費3周時間完成，然後再花費1周時間，給餐具上光，確保它們放上餐桌時，不著塵埃、纖毫不染。

而皇室宴會所用的餐桌，一般採用維多利亞女王親自設計的款式。

準備餐具，僅僅是整個浩大工程中的一小部分，後面還有許多事情，需要不厭其煩地折騰。

英國皇室宴會可以稱爲“女王禦宴”，禦宴菜單有兩大特色：一是可供選擇酒品多，爲了確保客人喝到自己喜歡的口味，白金漢宮地下設有7個皇家酒窖，僅藏酒價值超過200萬英鎊。

第二個特色，就是宴會所使用的玻璃酒杯和瓷器，都詳細地標注了年份、產地和歷史淵源。

這些玻璃器皿和陶瓷碗碟，由兩個專門團隊負責，宴會開始之前，他們要把1000餘隻玻璃杯和2000套陶瓷製品，擺放在餐桌上。整個過程要極其專業、極其有耐心，因爲根據英國皇室規則，物品擺放有固定位置，精確到毫米。

另外，佈置餐桌桌布，還需要兩天時間，皇家侍從們要把亞麻餐巾疊成荷蘭軟帽形，同樣擺放在恰當位置，精度到毫米。每一塊亞麻餐巾上，都繡有代表女王權威的徽章。

等以上瑣碎工作折騰完，終於，到了上菜環節。

英國皇室宴會的上菜過程，可以當作大型團體操來欣賞。

當女王和客人們坐好後，一支百人侍從隊悄無聲息入場，他們有獨立通信指揮系統，要求行走、立定、上菜整齊劃一。

通常4名侍從，負責服務9位客人，其中兩個人負責撤換盤子，一個人負責上菜，還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倒酒和處理調料，他們互相配合默契，每道菜之間銜接得緊而不密、恰到好處。爲了保證侍從們上菜速度一致，他們要不斷演練數十上百次，直到每一步進行得細緻流暢，看起來賞心悅目充滿美感。

而且，在上菜前，侍者們的白領結都要經過精心調整，以保持位置和角度統一。

重複的程序演練，和繁複的禮儀訓練，都是爲了襯托“女王禦宴”的高貴氣質，而宴會最核心部分，還是美食。

整場“女王禦宴”，至少要動用35個廚師團隊，每個團隊由一位主廚領銜。能擔任皇家宴會主廚的，通常都是“萬人敵”的猛將，他們能根據宴會主題和來賓名單，準備出50至60種不同風格的菜單，以滿足不同來賓的口味和喜好。

相比大廚安排菜單，如何安排客人座位，同樣是巨大考驗。好在英國皇室規矩多，有陳年循例可以參考，總體說來也非常簡單粗暴：爵位高、血統近、身份尊貴的客人，坐得離女王或者王子近，次要客人坐得略遠，夫婦和情侶分開安排就座。

像這種皇家宴會，每一杯酒、每一道菜，每一位侍從、每一個微笑，其背後都是縝密的籌劃，和不打折扣的執行。特別是皇室傳統禮儀，也是道高門檻，靠財富無法跨越，流傳幾百年的規矩，多少錢也不出來。

大動干戈的折騰，爲的就是彰顯無與倫比的皇家風範，再高級的美酒佳餚，也僅僅是陪襯。

海南這種魚能上樹 往返高山大海之間

在海南，有一種魚的“生存遷徙路徑”十分有趣——它們生於大海，長在高山，最後會再回歸大海。這一路跨越山水，它們以自帶的生存習性為“導航方向”，完成路途漫漫的遷徙。這種魚就是花鰻鱺。

“鱔王”

“多年前，我們在中部山區做野外勘測時，曾看到過幾次花鰻鱺，但這些年就很少再遇到。”海南省測繪地理信息學會副會長陳奮回憶說，以前他們做項目勘測“偶遇”花鰻鱺的地方，一般都在山間溪流，“這種魚外形獨特，很容易辨認，它們出現的溪流水底清淺、水溫清涼。”

陳奮所提到的花鰻鱺，屬於國家二級水生野生保護動物，它是鰻鱺類中體型較大的一種，外形與碩大的鱔魚有幾分相似，因此也被稱爲“鱔王”。此外，還有人稱它爲“什刀”(黎語發音)或“花鰻”。

“最大的花鰻鱺能長到2米多長，發育時間在十年左右。”海口畓替濕地研究所項目主任林樹浩介紹，今年7月23日，他們海口五源河國家濕地公園進行魚類監測項目時，曾發現花鰻鱺，他們現場還拍攝了照片和視頻資料。

在視頻中，一條約半米長的花鰻鱺匍匐在河溝石頭上，清澈淺顯的水流從其頭部流向尾部位置，它周邊除了連片石頭，還有雜亂生長的野草。仔細觀看可以發現，這條花鰻鱺身體大部分裸露在水面上端，略扁的頭部沉入水中，正張開猶如U型的嘴巴，一開一合，吞入流淌而過的河水，在陽光照射下，其表面皮膚愈顯光滑。

這是海口畓替濕地研究所第二次在五源河國家濕地公園發現花鰻鱺。“2019年7月，我們就曾在五源河國家濕地公園首次發現花鰻鱺存在。”林樹浩介紹，花鰻鱺白晝隱伏于洞穴及石隙中，夜間外出活動，捕食魚、蝦、蟹、蛙及其他小動物。

大海—高山—大海

從中部山區到城區濕地公園，都能看到花鰻鱺身影，是否說明這種魚廣泛存在？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由於環境污染、河道工程、人工捕撈等原因，國內花鰻鱺這種天然大型成魚幾盡絕跡。”林樹浩介紹說，而之所以在不同地方能發現這種魚，是因爲它的生存環境從高山到大海，跨越區域比較大。

作爲一種典型降河洄游魚類，花鰻鱺生長於河流中，成熟的個體會順河遊入海中，入海繁殖。換言之，花鰻鱺並非純粹的淡水魚，它在淡水和海水中都能生存。

性成熟後的花鰻鱺，便由江河的上、中遊移向下游，群集於河口處入海，到海洋中產卵繁殖。孵出的幼體呈透明的柳葉狀(俗稱爲柳葉鰻)，慢慢向大陸浮游，在進入河口前變成像火柴杆一樣的白色透明鰻苗(俗稱爲鰻線或玻璃鰻)。然後再逆流而上，返回大陸淡水江河溪流中發育成長。

這種洄游，可以滿足它們在生命各個階段所需要的環境條件，使個體的生存和物種的繁榮得到保證。因此，不管是在中部山區的溪流，還是靠近入海口的五源河濕地公園，花鰻鱺的出現，實際是在遵循這一物種天生的“遷徙軌跡”在移動——從高山到大海，它們要在這遷徙過程中，完成生命歷程。

兩棲動物，還能上樹

據《海南鸚哥嶺淡水魚類圖鑒》中介紹，花鰻鱺出生在位於菲律賓南、斯裡蘭卡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之間的深海溝中，一經成熟化，渾身透明的幼魚便會溯遊幾千公里，抵達南亞、我國南部沿海等地的河口，上溯到河流中上游的山間溪澗、水庫等水域生活。經十年左右的生長發育後，成熟的個體會順河返回海中，洄游幾千公里，回到出生的大洋深處交配、產卵，隨後死亡。

在海南，花鰻鱺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它的神秘不僅因爲其繁殖特性，還有關於它的很多民間傳說。根據有關古籍記載，海南白馬王廟供奉的神靈，據說是兩千多年前閩越王郢的第三個兒子。他在除去黎族人聚居的溪頭壩子附近深潭中一條經常出水襲擊百姓的巨鱔——花鰻鱺的時候，英勇地與之同歸於盡。後來，當地百姓爲了紀念替他們除害的三王子，尊之爲“白馬王”，立廟稱“廣應”，春秋祭祀。

花鰻鱺在海南民間還被稱爲過山龍，因其渾身異常滑膩，力大無比，徒手極難抓獲，而且憑藉其身上的黏液不僅實現了皮膚呼吸，夜裡還能爬到陸地和樹上捕食小豬仔和椰子蟹。2010年，在五指山的溪頭壩子的水滿河畔，就出現過花鰻鱺捕食居民雞鴨的事件。

《海南鸚哥嶺淡水魚類圖鑒》指出，20世紀60年代，海南野生花鰻鱺數量很多。中國科學院院士曹文宣說過，他們在60年代來海南調查魚類資源的時候，碗口粗的鰻鱺很常見。近年由於過度捕撈、水環境污染、攔河建修水庫及水電站等，阻斷了花鰻鱺的正常洄游通道，花鰻鱺的自然資源日趨枯竭，因此被列爲國家二級水生野生保護動物。

【形態特徵】

體近圓筒形，尾部稍側扁。背鰭起點距臀鰭起點大於頭長，背鰭起點距鰓孔小於距肛門的距離。背、臀鰭發達，與尾鰭相連，胸鰭短而圓，無腹鰭。體背部密佈黃綠色斑點。

【生態習性】

降河洄游性魚類。主要棲息於江河、水庫中。主要以魚、蝦、貝類等爲食。性成熟個體在繁殖季節入海產卵。

【分佈區域】

鸚哥嶺南北麓爲主。